



每月短篇小說評介

向「法的公平性」挑戰

沈萌華

壹、六月份短篇小說市場

六月份的短篇小說市場，個人蒐集的十一份日報、三份晚報、十二份月刊，共發表創作短篇小說一八篇，分別為：

中央日報中央副刊計四篇（夏鐵肩主編）

張玉英作 玉鐲的憤怒

7、8日刊

黃西玲作 溢香

9、10日刊

周長櫻作 玫瑰

14日刊

楊慰親作 如夢令

20日刊

中華日報中華副刊計三篇（蔡文甫主編）

劉詠森作 同床不共枕

2日刊

陳漢平作 灰獵犬之夜

10日刊

茵 影作 芳菲已歇

20、21日刊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計四篇（高信疆主編）

黃 凡作 歸鄉

8、9日刊

王每夫作 瘋湖（新華藝文）

19日刊

瀟鬱霖作 星星為什麼不下來（新華藝文）

20日刊

陳彥希作 據說我殺了李維德

28、29、30日刊

民衆日報新論語副刊計二篇（黃忠霖主編）

寒衣人作 賠了夫人又折兵

10日刊

李祥芬作 阿松婆

25日刊

自由日報晨鐘副刊計六篇（彭選賢主編）

朱西寧作 青衣祭酒與物理權威 1、2日刊

謝材俊作 如夢相似 3、4、5日刊

陳煌作 返鄉 9、10、11日刊

張清榮作 歸巢 14、15日刊

黃瑞田作 雪嶺軼事 20、21日刊

馮菊枝作 春且住

青年戰士報新文藝副刊計六篇（呼嘯主編）

林玲作 陰影（70年青溪文藝金環獎）

3、4、5日刊

章斌作 母愛

任眞作 起步 7日刊

黃海作 誰是機器人（科幻小說） 10日刊

樸月作 美 12、13日刊

任眞作 快樂的晚餐 13日刊

臺灣日報臺灣副刊計十篇（陳篤弘主編）

寒玉作 有情世界 8、9、10日刊

葉菲作 孩子、我們撈魚去

水天作 事事平安 13日刊

李岱作 筌候新引 14日刊

張自流作 尋找嘴臉的人

鄭慶慈作 最後的音符

劉詠森作 舊好

高鳳池作 漁園夜話

黃信樵作 鬼使神差

傅潔作 重逢的夜

臺灣時報副刊計六篇（周浩正主編）

周瑞宗作 伊川的白鴿

周瑞宗作 曙光

莊瑞珠作 春天不再（成大鳳凰樹文學獎）

古蒙仁作 老師的成績單（新聞小說） 8、9日刊

黃海作 勾魂攝魄（科幻小說） 17日刊

李赫作 燈火 22、23、24日刊

臺灣新生報新生副刊計八篇（劉靜娟主編）

桂明作 窗外的女人 26日刊

陳寧貴作 還鄉記 2日刊

薛笠作 只是因為愛 8日刊

孫以桐作 三塊玉 11、12日刊

君蕭作 結婚那一天 16日刊

王臨泰作	仙女的謎	24 日刊
張放作	也是傷痕	26、27 日刊
綠琪作	女兒的嫁粧	28 日刊
臺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計三篇（魏端主編）		
曾寬作	墻	15 日刊
周修賢作	兩段式脫水（師大小說選）	19 日刊
周明泉作	報復（高雄師院小說獎第二名）	26 日刊
聯合報聯合副刊計五篇（瘡弦主編）		
銀正雄作	舞會	2 日刊
陳彥作	媽媽	5 日刊
白樺作	「聽櫓居」盛衰記	9 日刊
東年作	我們永遠的朋友	21、22 日刊
鄭清文作	堂嫂	23 日刊
大華晚報淡水河副刊計十四篇		
斯舒作	夢斷何處	1、2 日刊
陳嘉宗作	琴韻心聲	2 日刊
山羚作	有花堪折	3 日刊
葉春暉作	青青溪畔草	5 日刊
侯正德作	林振祥的故事	7 日刊
江醒風作	心窗	13 日刊
林榮坤作	冷門戲	14、15 日刊
陳寧貴作	心賊	16 日刊
荻宜作	伏虎記	18、19、20 日刊
仞岡作	善緣	22 日刊
山羚作	兒女英雄	24 日刊
楊子巖作	傘下的溫情	25、26 日刊
黎海作	錯！錯！錯！	27 日刊
仞岡作	三次偶然	30 日刊
民族晚報民族副刊計十篇		
陳寧貴作	金雕漆盒	2、3、4、5 日刊
曉寒作	芳鄰	10 日刊
周皇作	千山萬水	11 日刊
陸白烈	大「家」	17 日刊
周綾作	本位	19 日刊
何彩作	曉寒	23、24 日刊
范毓英作	黑色的伊甸園	24 日刊
曾美霞作	心瘤	25、26 日刊
范毓英作	遲來的春天	26 日刊
唐眉作	紐約警騎（上）	30 日刊
自立晚報自立副刊十二篇（杜文靖主編）		

沙靈作	心事重重	4日刊	周欣作	客串
鄭眉作	三月之後	5日刊	謝秀菊作	幻想
方貝如作	此情可待成追憶	8日刊	陳淑專作	盲戀
秋韻作	黎婉	9、10日刊	光華月刊計一篇	
王瓊瑜作	赤子心	12日刊	綺欽作	相遇，在雲端
倉浪作	火一般的木棉花	13、14日刊	明道文藝計三篇（陳憲仁主編）	
廖素娟作	翡翠衾寒誰與我	15日刊	傅豐琪作	鶴
秋韻作	客從臺北來	16、17日刊	蔡永生作	星期天記事
周培瑛作	下雨的周末	20、21、22日刊	宋定莉作	午後陽光
王瓊瑜作	抉擇	23日刊	現代文學五篇（姚一葦主編）	
張伯伶作	儂似衣上花	26、27日刊	劉大任作	來去尋金邊魚
林清水作	煙霧	28、29日刊	黃燕德作	花果鎮傳奇
文壇雜誌本期仍無短篇小說刊佈（朱嘯秋主編）			袁則難作	長夜之旅
文藝月刊計五篇（俞允平主編）			黃西玲作	沉默的火炎山
蘇耕斌作	蝴蝶夢		林蒼鬱作	沒有臉的士兵
京之春作	追逐夕陽		婦女雜誌計一篇（崔家蓉主編）	
吳俊冠作	化灰天		孫春華作	東山寺的那一日
郭惠芯作	易水寒		皇冠雜誌計一篇（劉淑華主編）	
秦慧嫻作	握住陽光		邱清寶作	再見蓮花
幼獅文藝計三篇（段彩華主編）			中央月刊計一篇	

張 放作 苦雨

中華文藝計一篇（夏楚、張默主編）

張 過作 隧道之外

新文藝月刊計二篇（王璞主編）

孫以桐作 少年遊俠

李克定作 籬笆（大陸小說選）

中外文學計一篇（張漢良、吳宏一主編）

吳典蓉作 兄弟

貳、六月份短篇小說佳作選評

今年的聯合報小說獎，短篇小說類截稿日期是四月三十日；中國時報的文學獎截稿日期則是八月五日，各報刊在這夾縫中掙扎，六月份想挖掘格外傑出的作品，其困難就可想而知了。真是難爲了編輯們。

試看聯合副刊，共發表五篇作品。銀正雄的「舞會」矯情做作，徒具骨架。雖然小說的寫作技巧不錯，尤其對時空的掌握有其獨到之處。但是，小說最重要的人物寫不活，其餘皆成枉然。將中心人物綽號取名耶穌，可見作者頗具匠心——通篇之問題也就是匠氣太重，令人聯想到中山北路畫廊裏專供外銷的油畫

。陳彥的「媽媽」構想頗佳，藉一個初生嬰兒的觀點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忙碌媽媽，發人深省。缺點是刻劃不够深入。安排天庭成嬰宮黃衣女一段反而減弱了小說的說服力。「聽櫓居盛衰記」是白樺的作品，全文轉載。有關白樺的代表作「苦戀」，六月份有許多報紙關文介紹評析。其中以中央副刊六月廿五、廿六、廿七連刊三日的趙滋蕃「評苦戀」最爲精闢深刻。鄭清文的「堂嫂」行文清清淡淡，婉約雅緻，令人聯想起朱自清的「背影」。是一篇溫情的小品。

中國時報則發表了兩篇新加坡華人的作品。「瘋湖」的詭秘氣氛，「星星爲什麼不下來」的稚氣，各具特色。兩名作者若要成大氣候，尚待長時間工夫琢磨；另外發表了兩篇去年時報文學獎的佳作，黃凡的「歸鄉」。「歸鄉」完全承襲海明威式的寫作風格，甚至每個段落落前一小段的戰場記憶，也是海明威式的。「歸鄉」寫退役充員的心態，用意甚佳，可惜侷促在海明威的龐大陰影下，未見更高層次的突破。陳彥希的「據說我殺了李維德」如果在十年前發表，必然爲各方矚目。此文留待稍後討論。

中央日報六月份的四篇小說平均水準比上月份整

齊。張玉英「玉鐲的憤怒」帶幾分推理小說的情趣，再加上民族自尊的大主題，自有其突出的價值。黃西玲的「溢香」，類同的題材，較諸金兆「芒果的滋味」及黃春明「蘋果的滋味」略有遜色。「玫瑰」寫一個畸零女孩短暫一生的遭遇，行文簡潔，筆觸敏銳，短短五千字就勾勒出取名「玫瑰」的畸零女生一生的辛酸。「如夢令」運用直接的人物刻劃，採取全知觀點，也能掌握短篇小說的寫作特徵，將一個漫長繁複的故事修枝剪葉，突出形象。

自由日報五月份推出的「展望和期許——新生代作品大豐收」專輯，六月份繼續刊載五篇，不論量與質，皆略顯疲態。「返鄉」寫一個浪子回頭百般難的故事，佈局牽強，心理刻劃嫌膚淺。尤其結尾警官的明察秋毫，像歌仔戲裏的包青天，假得很。「如夢相似」寫男女生生活瑣事，巨細靡遺，讀者要按捺相當的耐性，否則恐怕不易進入小說裏的世界。「歸巢」寫鄉村少女誤入風塵的事，也是一篇主題掛帥的意識小說，缺乏實際的生活體驗便引不出真摯的感同身受。「雪嶺軼事」更是不合常情，沒有人會和二十年來的仇人對坐高談闊論。馮菊枝的「春且住」也出乎

常理。好小說總是將情節安排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晨鐘」六月份的這幾篇小說，也許其結尾也時讓讀者感到出乎意料，但若有超乎情理的情節，讀者便無法接受，更遑論引起共鳴了。

臺灣時報周瑞宗「伊川的白鴿」運用象徵，將一醜惡的強暴致死的故事寫得無限淒美，如果結尾不存道德教訓的顧慮，可以寫得更動人。同一位作者另一篇作品「曙光」却極端詭異，讀來毛骨悚然。俗謂虎毒不食子，在這篇小說裏，作者竟然描寫一個慾火中燒的父親爲了患病的兒子礙着他的情慾生活，而欲置之於死地。莊瑞珠的「春天不再」是成功大學鳳凰木文學獎小說組的第一名作品，寫孤單老人的心情，頗爲入木三分。李赫的「燈」刻劃一名退役榮民的悲劇，運用陰平的筆調，效果成爲清清淡淡的淒涼。煮過的米酒那種味道。

臺灣新聞報刊登的「報復」，是高雄師範學院小說獎第二名的作品，作者周明泉是個陌生名字。「報復」一文節奏明快，文筆洗鍊，剪裁得體，是一篇水準之上的作品。對於阿昌父親的心理若能再加強分析描寫，對讀者的信服度會更大。青年戰士報也刊載

了一篇青溪文藝金環獎的作品「陰影」，却蕪慢鬆散，拖泥帶水。只見到概念的鋪陳，不懂運用情節表現人物，映現生活。

臺灣日報共發表十篇短篇小說作品，其中以鄭慶慈、劉詠森、高鳳池三篇較佳。鄭慶慈「最後的音符」表現醫師在醫德與私情衝突時，面臨抉擇的徬徨。高鳳池的「漁園夜話」像一段山野傳奇，情節組織建立在巧合的基礎上，彷彿沙灘上蓋房子。劉詠森的「舊好」有一個驚愕的結局，妻子對先生盈積了怨尤與不滿，狠下心去赴舊情人的約，結果是舊情人爽約，電話中勸她重返先生的懷抱。劉詠森在四月份共有五篇作品發表，六月份又有二篇，創作力甚強。其作品大抵尚稱簡樸，如果再能達到自然生動的境界，並保持綿互不斷的創作泉源，將有希望在文壇上取得一席之地。

晚報的水準參差不齊，不成熟的習作太多，作者羣也局限於一隅。自立晚報所發表倉浪的「火一般的木棉花」最值得注目。倉浪即吳錦發，四月份同樣在自立副刊上發表了「有月光的河」。吳錦發這兩篇作品都已洗淨了以往雕鑿的痕迹。「火」文看來希圖有

所表現，唯先盛後衰，結尾似乎迷失了主題。秋韻的作品「黎婉」也頗生動。林清文則是日據時代的省籍作家，「煙霧」一文以日文寫作，發表於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五、十六兩天的興南新聞報。

雜誌方面，現代文藝復刊第十四期終於在六月要結束前問世。距十三期出版時足足有四個多月。根據十四期附錄，轉載工商時報的一篇報導，現代文學從十五期開始，將改為月刊。不過，情形似乎不甚樂觀。因為十四期原訂五月四日出版，都拖了兩個月，誰有把握說這種脫刊的情形不會再發生呢？

十四期現代文學共發表五篇短篇小說創作。其中小說輯第一篇便是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的劉大任。撇開作者的政治立場與意識不談，作品「來去尋金邊魚」筆觸極細膩，是一篇成功的啓蒙小說。優秀的短篇小說，乃是描寫扭轉或影響人物一生的某一重要事件。「來去尋金邊魚」中的觀點人物——「我」，在小說中的經歷，無疑會成爲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當然，作者將它寫得生動、自然、真摯，才是賦予這篇作品生命的因素。

黃燕德的「花果鎮傳奇」與他若干用林雙不筆名

發表的文字一樣，予人留下的印象是油腔滑調，殊爲可惜。小說中的角色使用他自己的兩種不同的筆名是否妥當，也不無商榷之餘地。不論是黃燕德，或是碧竹，或是林雙不、程雙雨，近十年來，寫作者見刊率之高，應數第一究竟爲何贏得的掌聲寥落，作者是否宜冷靜三思？

袁則難「長夜之旅」是一篇散體小說，結構鬆散，但側寫在美華人的苦悶甚具功力。有趣的是，文末作者落款一九八〇年冬於三藩市。文章是否卽作者的心理寫照？

黃西玲的小說常見於中央副刊。前述「溢香」卽爲其作品。「沉默的火炎山」應爲中篇的架構，小說寫金祿由小而至成長的曲曲折折，旁及兄弟春祿、其父親及仇家曾繼旺等人。適合推薦給喜讀勵志勸善類書籍的讀者閱讀。由於涉及金祿大半輩子，若干轉折過於突兀，讀來心理上無法適應。

幼獅文藝六月號的三篇小說皆頗具可讀性，可喜的是三位作者都是陌生的新人。周欣的「客串」寫小學生中常見的插曲。周學東西不見了，老師便處罰全班。「忽然我想我乾脆承認算了，頂多是賠一百塊而已

。」在這種心情下，「我」客串了小偷那角色。這是一篇很出色的「愛的教育」，請老師都來看一看，想一想。文不載道，道自在其中。

陳淑專的「盲戀」題目極粗俗，小說裏刻劃受公司經理玩弄感情的女職員，其心理起伏，令人擊節，真想建議隱地收入其新書「十一個女人」，湊成一打。

叁、向「法的公平性」挑戰——評述「據說我殺了李維德」

「據說我殺了李維德」是去年第三屆時報文學獎小說獎佳作。作者陳彥希，民國四十七年生，就讀臺大法律研究所。曾以「真是抱歉啊，老弟」一文獲得第二屆時報文學獎佳作。侯健在決賽意見中說：

這是一篇混合法律知識、心理學而歸結於存在主義的小說。

「我」是感情敏銳而脆弱的「異鄉人」——

很像卡繆筆下的荒謬人物。「拖油瓶」的出身使他雖有掙飯吃的本領，却無「搞」人際關係的技術，注定了永遠在人生的「戰場」上吃癩。他毛手毛腳，遇到本行以外的事便不知所措，然而最後却做了他的選擇，爲一個幾乎素不相識的女孩子，付出了他的生命，從而尋得了生命的意義。

這段評論雖然不够詳盡，但却扼要簡明。

十年前，存在主義橫掃臺灣，卡夫卡、卡繆、沙特、貝克特等人的作品被大量介紹進來，它像一陣龍捲風，作家學者極少不被其波及者。大學生許多人開口苦悶，閉口荒謬。當時也曾出現過若干相當優秀的存在主義小說作品。如水晶的「噤里里噤里」，李昂的「婚禮」，王文興的「黑衣」、林懷民的「變形虹」……等，將陳彥希的「據說我殺了李維德」並列於上述諸篇付中，毫不遜色。

「據說我殺了李維德」是運用意識流技巧寫作，效果極佳的小說。李維德藉助「直接的內心獨白」(Direct interior monologue)，把中心人物的意識直接表現給讀者，作者不加干涉，企圖深入挖掘潛意

識中的世界。小說中，公司的經理李維德發起一次男同事假日旅遊，因爲李維德風流成性，傳聞與他有曖昧關係的總經理夫人希望生活嚴謹的「我」與大家同行，才默許這次旅遊活動。途中李維德帶頭，對「我」極盡揶揄煽笑之能事，當夜李維德安排大夥吃花酒，更使「我」感到尷尬狼狽到極點。當衆弄翻了酒杯，受不了陪酒女侍的調情，幾乎是連跌帶爬奔回寢室。朦朧中，聽到李維德房中有女人喊叫之聲，乃破門而入。李維德欲強暴隨車服務的白小姐，被白小姐的利刃誤殺。「我」因爲不忍白小姐再度經歷精神上的被強暴，在調查庭上乃堅持保留若干命案現場上的細節。以致審判根據有限的證據(地上玻璃碎片及凶器上有「我」的指紋)，加上李的同黨指認，必將判決「我」的死刑。通篇小說描繪的便是上訴判決的前一天，「我」在牢獄裏對整個事件的冥想。

基本上，「據」文是一篇探索人道問題，具有極濃厚思想傾向的現代小說。十九世紀的雨果就曾宣言道：「藝術的主要目的，是爲了人類的未來。而每一個世紀都有它的使命。這個世紀完成的是公民工作，下個世紀完成的是人道工作。」身爲法律研究所的學

生，陳彥希提出一個人道的問題，「誠實或不傷害無辜」。當你面臨抉擇時，你怎麼辦？從孩提時候開始，我們不斷被教育要坦白誠實無欺。社會提供給我們許多偉人名人誠實而至成功的事例。尤其在法庭上，告訴人或被告、證人等都得立誓坦誠。然而，當誠實會造成某些無辜人士的傷害時，究竟如何取捨？

白小姐，已經訂婚，夫婿正在國外攻讀博士學位，是無端被強暴的受害人，（這樣的例子社會新聞版上幾乎天天可見）她為保護貞操所做的抵抗，過失殺了人，是否有罪？尤其，這樣的受害人往往要被檢警雙方帶到現場作模擬，被法醫檢驗，一大羣閒雜人等（包括罔顧受害人自尊心的最喜歡節外生枝的新聞記者）圍觀指指點點。這些外來的干擾造成精神上的再度被強暴，那是多麼鉅大的傷害。他不幸捲入這場事中，成為了維護人道的犧牲品。

進一步追問，他為什麼會「輕鬆愉快」做這樣的抉擇？文學作品通常乃是作家內省後的表露，他對生命的詮釋，或對生活態度，社會現象等觀察的紀錄與批評。有別於一般的說故事者，陳彥希在「據」文中努力刻劃這名中心人物所以會勇敢地「為一名幾乎素

不相識的女孩子，付出了他的生命，從而尋得了生命的意義。」其根據何在？

中心人物是一個法律系畢業任職某公司法務組的青年，有一個同班同學的女朋友。牙牙學語時母親再醮。於是他成了拖油瓶，不討繼父的喜歡。繼父陪親生兒子玩兒時，他只能「瑟縮地遠遠坐在一旁」。柔弱、神經質，極端羞赧成為他的個性。這樣的一名角色，令我們不期然聯想起「異鄉人」中的莫洛蘇。

沙特卡繆的至友主張「存在先於本質」這個信念，推論出人類完全自我負責。沙特以為「人赤裸裸存在，他不是想像中的自己，而是他意欲成為什麼，他才是什麼。」「異鄉人」莫洛蘇偶然中殺死了一個阿拉伯人，被法庭判處極刑。律師教他不要說出母親出殯當天他真實的感覺（冷漠），要承認他熱愛母親。莫洛蘇寧死也不肯撒謊。陳彥希所創造的這名人物則是寧死而不肯洩露事實的真相。兩者同樣選擇死亡做為他們完成自我人格的途徑。兩相比較之下，陳彥希勿寧是更積極、更樂觀的。西方的存在主義者，認為人應以他自己的行為來證實他的存在，因而演繹出存在主義的中心即是自由行動的絕對性。如莫洛蘇的選

擇事實上只爲他自己負責。「據」文的「我」則不只是滿足於自由行動，而且其行動具有偉大的人道思想。他不但以從容不迫接受死刑作爲完成自我人格的途徑，而且對「法的公平性」提出質詢挑戰。其言行容或與存在主義者同樣荒謬、不可理喻，其抉擇却意味深長。讀者把小說讀完，留下了無限沉思的印象。小說家的問題，變成讀者的問題，變成社會關心注目的所在。

「據說我殺了李維德」容或有若干「異鄉人」的影子依稀可尋，可喜的是陳彥希並未囫圇吞棗。經過了觀察、思考、組合，他筆下表現出來的小說乃是一篇首尾一貫，通體相符的有機體。柏格森認爲藝術即表現。陳彥希小說的表現，不論心理的轉變（「我當然想活下去。野狗也不至於笨的自殺。」）或思想的發酵，人物行爲的反常，在在皆有充份的說明與暗示。即使是荒謬，讀者也能够通過小說裏簡樸、自然、

生動的語言以及具體的情節組織，與人物感同身受。托爾斯泰在「藝術論」一書中表示，藝術的主要功能在傳達感情，他認爲藝術感染力之強弱，即可判斷作品成就之高低，據之以論「據說我殺了李維德」，應歸屬於高成就的作品之一。

